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 老虎！老虎！

[英] 吉卜林 著 杨立新 冷枫 译

# 老虎！老虎！

[英] 吉卜林 著 杨立新 冷枫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虎！老虎！/(英)吉卜林著；杨立新，冷枫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5321-5255-1

I. ①老… II. ①吉… ②杨… ③冷… III. ①童话—  
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2429 号

Joseph Rudyard Kipling  
**The Jungle Books**

---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4

“企鹅经典”丛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  
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

“企鹅”、 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  
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总策划：黄育海 陈征  
特约策划：邱小群  
责任编辑：李珊珊  
封面设计：丁威静

### 老虎！老虎！

〔英〕吉卜林 著  
杨立新 冷 枫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经销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25 字数 321,000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255-1 • 4160 定价：35.00 元

## 企鹅经典丛书

###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

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想象，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对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斯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

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

# 目 录

## 丛林故事

第一章	莫格里的兄弟们	3
第二章	卡阿的狩猎	26
第三章	老虎！老虎！	53
第四章	白海豹	74
第五章	里基·蒂基·塔维	95
第六章	大象们的图梅	113
第七章	女王陛下的仆人们	134

## 丛林故事续篇

第一章	恐惧的由来	159
第二章	苦行者普伦的奇迹	179
第三章	让丛林进入	196
第四章	责任承担者	227
第五章	国王的象棒	252
第六章	夸昆	273
第七章	红毛狗	297
第八章	春季奔跑	325

一则帝国主义、种族政治的寓言

永井香织

# 丛林故事



## 第一章

### 莫格里的兄弟们

蝙蝠芒<sup>①</sup> 释放了黑夜，  
鹰隼兰恩把夜带回了巢——  
畜群都被关进了牛栏和棚屋，  
因为我们要恣意放纵直到黎明。  
这是耀武扬威的时刻，  
尖牙利爪巨钳一齐进攻。  
哦，听那呼唤——祝大家狩猎成功，  
遵守丛林法则的全体生灵！

——《丛林夜歌》

这是西奥尼群山中一个非常暖和的夜晚，七点钟，狼爸爸从白天的睡眠休整中醒过来。他搔了搔痒，打了个哈欠，然后把爪子一只接一只地舒展开来，以便赶走爪尖上的睡意。狼妈妈还卧在那儿，不时用她那灰色的大鼻子碰一碰那四只滚来滚去嗷嗷尖叫的幼崽。月亮的清辉映入了他们一家居住的洞口。“噢呜！”狼爸爸说，“又该出去打猎了。”他正要纵身跃下山坡，一个长着毛茸茸大尾巴的小个子身影跨进了洞口，用乞怜的声音说道：“愿好运与您相伴，狼大王，愿您高贵的孩子们也走好运，长一口坚硬的白牙，好让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挨

---

① 芒 (Mang)，蝙蝠，发“Mung”的音，是一个虚构的名字。——原注

饿的。”

他是豺——那只专门舔食残羹剩饭的塔巴基<sup>①</sup>。印度的狼都看不起塔巴基，因为他到处挑拨离间、搬弄是非，还到村里垃圾堆上寻找破布和碎皮革来吃。不过，他们也怕他，因为塔巴基与丛林里任何一个其他生灵相比，都更容易犯疯病。他一犯病，就会忘记自己曾经怕过的所有人。他会在森林里横冲直撞，遇见谁就咬谁。就连老虎遇上小个子塔巴基犯疯病的时候，也会躲藏起来。因为野兽们觉得最丢脸的事，就是犯疯病。我们管这种病叫“狂犬病”，可是动物们管它叫“狄瓦尼”<sup>②</sup>——就是“疯病”的意思——遇上便赶紧躲开。

“那么，进来瞧瞧吧，”狼爸爸语气生硬地说，“但是这里什么吃的都没有。”

“对一只狼来说，的确没有什么可吃的，”塔巴基说，“但是对于像我这么一个卑微的家伙来说，一根干巴巴的骨头就是一顿盛宴了。我们是什么？一伙‘吉德尔-洛格（豺民）’，<sup>③</sup>我们还有什么资格挑肥拣瘦呢？”他一溜烟地钻进洞的深处，在那里找到一块上面带点肉的雄鹿骨头，便坐下来美滋滋地啃起了残骨。

“多谢这顿美餐。”他舔着嘴唇说，“您家高贵的孩子们长得多么漂亮啊，他们的眼睛可真大呀！而且还这么年轻！的的确确，我早该记起那句话：王家的孩子，生来就是男子汉。”

其实，塔巴基跟其他任何生灵一样明白，当面恭维别家的孩子是最不吉利的一件事，看着狼爸爸和狼妈妈一副不自在的模样，他心里可得

<sup>①</sup> 塔巴基 (Tabaqui)，那只豺，“Tabaqui”发“Tabarky”的音（重音在“bar”上）。我想是我本人虚构了这个名字。——原注

<sup>②</sup> 狄瓦尼 (dewanee)，这个词有“疯狂”的意思，也有“民事案件”的意思，常用作双关语。

<sup>③</sup> 吉德尔-洛格 (Gidur-log)，字面意思就是“豺民”。“Gidur”发“Geeder”的音，是印度对豺的一种称谓；“log”始终发“logue”的音，尾音与“vogue”相同，“log”就是“民众，人民”的意思。——原注

意啦。

塔巴基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为自己对别的丛林居民造成的伤害而高兴不已。接着，他又不怀好意地说：

“大头领谢尔汗<sup>①</sup>把狩猎场挪了个地方。从下个朔望月开始，他就要在这一带的山里打猎了。他就是这样跟我说的。”

谢尔汗就是住在二十英里以外韦恩根格河<sup>②</sup>畔的那只老虎。

“他无权这样做！”狼爸爸气呼呼地开了口，“按照丛林法则，他如果不事先公开通知，是没有权利改换地盘的。他会惊吓到方圆十英里之内的所有猎物；可是我——我眼下还得猎杀双份的食物呢。”

“他的母亲管他叫‘拉格里（瘸腿）’，<sup>③</sup>不是没有原因的。”狼妈妈轻声地说，“他自打生下来就瘸了一条腿，所以他一向只猎杀家畜。韦恩根格河一带的村民都被他激怒了，现在他又到这儿来惹怒我们这里的村民。等他一走了之后，村民们准会到丛林里来搜捕他，等他们点着茅草以后，我们和孩子只有逃命的份了。是啊，我们真该为此感激谢尔汗！”

“要我向他转达你们的感激之情吗？”塔巴基说道。

“滚！”狼爸爸厉声吼道，“滚出去和你的主子一块打猎吧！一整晚你干的害人的事已经够多了。”

“我就走，”塔巴基不慌不忙地说，“你们可以听见，谢尔汗这会儿正在下面的灌木丛中。我原本用不着给你们报信的。”

狼爸爸侧耳细听，在下方通往一条小河的谷地斜坡上，他听见一只老虎那干涩、愤怒、暴躁、节奏机械的哼哼声。显然这只老虎什么也没

<sup>①</sup> 谢尔汗 (Shere Khan)，发“Sheer Kahn”的音。在印度的某些方言中，“Shere”是老虎的意思。“Khan”是一个有些声望的头衔，表明他是老虎的首领。——原注

<sup>②</sup> 韦恩根格河 (Waingunga River)，是印度中部一条真实存在的河流。“Waingunga”发“Wine-gunger”的音。——原注

<sup>③</sup> 拉格里 (Lungri)，发音跟单词拼写一致。字面意义是“瘸腿”，跟“谢尔汗 (Shere Khan)”类似。——原注

有逮着，而且，哪怕整个丛林的居民都知道这一点，他也不在乎。

“傻瓜！”狼爸爸说，“刚开始打夜食就弄出那么大的响动！难道他以为我们这里的雄鹿都像他那些肥肥的韦恩根格小公牛一样蠢吗？”

“嘘！他今晚捕猎的不是小公牛，也不是雄鹿，”狼妈妈说，“他捕猎的是人。”哼哼声变成了低沉的呼噜呼噜声，仿佛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正是这种吼声，把露宿的樵夫和流浪汉吓得晕头转向，有时候会让他们自己跑进老虎嘴里去。

“人！”狼爸爸龇着满口白牙说，“呸！难道池塘里的甲虫和青蛙还不够他吃的，他非要吃人不可？——而且还要在我们这块地盘上吃人！”

丛林法则从来不出任何没有原因的规定。丛林法则禁止每一个野兽吃人，除非他是在给他的孩子演示如何捕杀猎物，即使那样，他也必须在自己所在兽群或是部落的捕猎场以外的地方去做这件事。这条规定的真正原因在于：杀了人就意味着迟早会招来骑着大象、带着枪支的白人，以及数百个手持铜锣、投掷式烟花和火把的褐色皮肤的人。到时候住在丛林里的兽类全得遭殃。而兽类自己对这条规定是这样解释的：因为人是所有生物中最软弱和最缺乏自卫能力的，所以去碰他是不符合狩猎精神的。他们还说——说得一点也不假——吃人的野兽皮毛会长癞痢，还会掉牙齿。

呼噜呼噜声愈来愈响，最终变成了老虎扑食时一声洪亮的吼叫：“噢呜！”

接着是谢尔汗发出的一声号叫，一声缺乏虎气的号叫。“他没有逮住，”狼妈妈说道，“怎么回事？”

狼爸爸跑出去几步，听见谢尔汗在灌木丛里乱撞一气，嘴里怒气冲冲地咕哝个不停。

“这傻瓜竟然蠢得跳到一个樵夫的篝火堆上，把脚烫伤了。”狼爸爸轻蔑地哼了一声说，“塔巴基跟他在一起。”

“有什么东西上山来了，”狼妈妈的一只耳朵抽搐了一下，说道，

“准备好。”

树丛的枝条发出轻微的簌簌声，狼爸爸蹲下身子，准备纵身前扑。接下来，你要是在当场观看的话，你就可以看见世界上最令人称奇的情景啦——狼向空中一跃，半路上硬生生地收住了脚。原来他在没有看清他要扑的目标时就跳起身来，紧接着，他又设法让自己止住脚步。其结果是，他笔直地跳到四五尺高的空中，几乎又落在他原来起跳的地方。

“人！”他猛吸了一口气说，“一个人类的小娃娃，瞧呀！”

就在他的正前方，正握住旁边一根低矮的枝条站着的，是一个全身赤裸、棕色皮肤、刚会走路的小娃娃——从来还没有一个这么柔嫩而面带笑靥的小东西在夜晚的时候来到狼窝。他仰头望着狼爸爸的脸，笑了。

“那是人类的小娃娃吗？”狼妈妈问道，“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呢。把他叼到这里来。”

狼习惯于用嘴叼自己的小狼崽，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以用嘴叼住一只蛋而不会把它咬破。因此，尽管狼爸爸的的确确咬住了小娃娃的背部，当他把娃娃放在狼崽中间的时候，他的牙齿连小娃娃的一点皮都没有擦破。

“多么小呀！多么光溜溜呀！又是多么大胆呀！”狼妈妈柔声说道。小娃娃正向狼崽中间挤过去，好靠近暖和的狼皮。“哎呀！他跟他们一块吃起来了。原来这就是人类的娃娃。那么，难道曾经有一只狼夸口说自己的小崽中间有个人类的小娃娃吗？”

“我偶尔听说过这样的事，可要说是发生在我们的狼群里，或是在我的这一辈子中，那倒从来没有听说过。”狼爸爸说道，“他浑身没有一根毛，我用脚一碰就能把他踢死。可是你瞧，他抬头望着，一点也不害怕。”

洞口的月光被挡住了，因为谢尔汗的四方大脑袋和宽肩膀挤进了入口处。塔巴基在他身后尖着嗓门告密：“我的老爷，我的老爷，它就是进到这里面去了。”

“承蒙谢尔汗大驾光临，”狼爸爸说，但是他的眼睛里却充满了怒

意。“谢尔汗想要的是什么呢？”

“我要我的猎物。一个人类的娃娃从这里进去了，”谢尔汗说，“它的父母都跑掉了。把它给我吧。”

正像狼爸爸说过的那样，刚才谢尔汗跳到了一个樵夫的篝火堆上，烧伤的脚疼得他脾气暴躁。但是狼爸爸知道洞口非常窄，老虎进不来。即使谢尔汗的头和肩膀进来了，他的肩膀和前爪也挤得没地方挪动，一个人要是想在一只木桶里打架，就会尝到这种滋味。

“狼是一群不受奴役的生灵，”狼爸爸说道，“他们只听狼群头领的命令，不会随便听哪个身上带条纹的家畜猎杀者的话。这个人类娃娃是我们的——要是我们愿意杀它，我们自己会动手的。”

“什么你们愿不愿意！那是什么话？以我杀死的公牛起誓，难道要我忍受进入你们的狗窝来查找我应得的东西吗？听着，这是我谢尔汗在说话！”

老虎的咆哮声像雷鸣一般，充满了整个山洞。狼妈妈抖了抖身子，摆脱了狼崽们的纠缠，跳上前来，她的眼睛像黑暗中的两轮绿莹莹的月亮，直视着谢尔汗极其愤怒的眼睛。

“这是我，拉克舍（魔鬼）<sup>①</sup>在回答。这个人类娃娃是我的，拉格里（瘸腿）——是我的！谁也不许杀死他。他必须活下来，跟狼群一起做伴，跟狼群一起猎食。瞧着吧，你这个猎取赤裸娃娃的家伙，你这个吃青蛙——杀鱼的家伙，总有一天，他会来捕猎你的！你马上给我滚开，滚回你妈那里去，丛林里挨火烧的畜生！否则以我杀掉的黑鹿起誓（我可不吃挨饿的家畜），我要让你比你出世时瘸得更厉害！滚！”

狼爸爸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他几乎已经忘记了昔日的时光，当时 he 和五只狼公平决斗之后才赢得了狼妈妈的芳心。她当时

---

<sup>①</sup> 拉克舍（Raksha，“魔鬼”），一旦有谁胆敢乱动狼妈妈的幼崽，她就会变成“拉克舍（魔鬼）”。“Raksha”发“Ruk-sher”的音（重音在“Ruk”）。——原注

在狼群里被称作“魔鬼”，那可不是什么随便恭维的话。谢尔汗也许能和狼爸爸对着干，但是他可没办法对付狼妈妈。他很明白，在这里，狼妈妈占尽了地利，一旦打起来，就必定要拼个你死我活。于是他低声咆哮着，退出了洞口。全身退到洞外之后，他才大声嚷嚷道：

“每条狗都只会在自己院子里汪汪叫！我们走着瞧，看看狼群对于收养人类的娃娃该怎么说吧。这个娃娃是我的，总有一天他会落进我的牙缝里，哼，蓬松尾巴的小偷们！”

狼妈妈气喘吁吁地躺倒在幼崽中间。狼爸爸郑重地对她说：

“谢尔汗说的倒是实话。小娃娃一定得带去让狼群看看。你还打算收留他吗，妈妈？”

“收留他！”她充满渴望地说，“他是在黑夜里光着身子、饿着肚子、孤零零的一个人来的；可是他一点也不害怕！瞧，他已经把我的一个小崽挤到旁边去了。何况那个瘸腿的屠夫会杀了他，然后逃到韦恩根格，到时候这里的村民就会来寻仇，会把我们的窝全都搜个遍！问我是否收留他？我当然要收留他！躺着别动，小青蛙。噢，你这个莫格里<sup>①</sup>——我要叫你青蛙莫格里。就像谢尔汗曾经捕猎你一样，有朝一日你定会捕猎谢尔汗！”

“可是我们的狼群会怎么说呢？”狼爸爸问道。

丛林法则规定得非常明确，任何一只狼结婚的时候，都可以退出他从属的狼群；只是一旦他的崽子长大到能够站立起来的时候，他就必须把他们带到狼群大会上去，好让别的狼认识他们。这样的大会通常每个月召开一次，在月圆的那一天举行。经过了检阅之后，狼崽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处奔跑。在狼崽们亲自猎杀第一头雄鹿以前，本狼群里的成

---

<sup>①</sup> 莫格里（Mowgli），是我编造的一个名字。在我所知道的任何语言中，它都不是“青蛙”的意思。“Mowgli”发“Mowglee”的音，重音在“Mow”，其尾音与“cow”相同。——原注

年狼决不能以任何借口杀死一只狼崽。否则的话，只要找出凶手，就会立即就地处决；只要你略加思索，就会明白必须这么做的道理。

狼爸爸等到自家的狼崽们稍微能跑一段路以后，才在举行狼群大会的晚上，带上他们、莫格里，以及狼妈妈，一同来到“会议岩”——一个覆盖着大大小小的石块和巨岩的小山头，那里足可以藏得下一百只狼。阿凯拉<sup>①</sup>，就是那只独身的大灰狼，凭借自身的力量和智谋领导着狼群中的所有狼。此时他正全身平展地卧在他的岩石上。在他下方，蹲着四十多只形形色色的狼，从毛皮呈獾毛色的能单独对付一只公鹿的老狼，到自以为也能杀死一只公鹿的三岁大的年轻黑色皮毛的狼不等。孤狼率领他们已经有一年了。他年轻的时候，曾两次落入捕狼陷阱，有一次还被人打了一顿，丢在那里等死；因此他很了解人们的风俗习惯。

在会议岩上，大伙都很少交谈。狼崽们在他们父母围坐的圈子中间相互打闹，滚来滚去。不时有只老狼不声不响地走到一只狼崽跟前，仔细地打量他一番，然后又轻手轻脚走回自己的座位。有时候，一个狼妈妈会把她的狼崽远远地推到月光下面，免得他被漏看了。阿凯拉在他那块岩石上喊道，“大家都懂得丛林法则——大家都懂得丛林法则。好好瞧瞧吧，众狼们！”那些有些担心的狼妈妈们会随身附和：“都瞧瞧——好好瞧瞧，众狼们！”

终于，时候到了，当狼爸爸把“青蛙莫格里”——他和狼妈妈是这样叫他的——推到圈子中间的时候，狼妈妈脖颈上的鬃毛都竖起来了。莫格里坐在那里，一边笑着，一边玩着几颗在月光下闪闪发亮的鹅卵石。

阿凯拉始终没有把头从爪子上抬起来，只是不停地喊着那句单调的话，“好好瞧瞧吧！”岩石后面响起了一声瓮声瓮气的咆哮——是谢尔汗在叫嚷：“那个崽子是我的，把他还给我。自由的狼民要一个人类的娃

<sup>①</sup> 阿凯拉 (Akela)，这个词就是“独身”的意思，发“Uk-kay-la”的音（重音在“kay”上）。——原注